

讀通鑑論

第四冊





清
通
鑑
綱
目

卷
之
一

王夫之著

讀通鑑論

第四冊

中華書局

讀通鑑論卷十

三國

一

國之亡，有自以亡也，至于亡，而所自亡之失昭然
衆見之矣。後起者，因鑑之，懲之，而立法以弭之，然所戒
在此，而所失在彼，前之覆轍，虽不复蹈，要不足以自存。
漢亡于宦官外戚之交橫，曹氏初立，即制宦者官不得
過諸署令，黃初三年，又制后家不得輔政，皆鑑漢所自
亡而懲之也。然不再世，而國又奪于权臣，立國无深仁

厚澤之基，而豫教不修，子孫昏暴，扑火于原，而燄发于炷灶，虽厚戒之无救也。

自其亡而言之，汉之亡也，中絕復興，暴君相繼，久而後失之；魏之亡也，不五世，无桀、紂之主而速灭，以国祚計之，汉为永矣。乃自順帝以後，数十年間，毒流天下，賢士駢首以就死，穷民空国以胥溺，盜賊接跡而蔓延，魏之亡也，禍不加于士，毒不流于民，盜不騁于郊，以民生計之，魏之民为幸矣。故严椒房之禁，削埽除之权，国即亡而害及士民者淺，仁人之澤，不易之良法也。

乃昏主則曰：外戚宦官，內侍禁閹，未尝与民相接，

惡從而腴削之？且其侈靡不節，間行小惠，以下施于貧乏，何至激而為盜？其剝民以致盜者，士大夫之貪暴為之也。夫惡知監司守令之毒民有所自哉？紈袴之子，刑余之人，知諛而已，知賄而已，非諛弗官也，非賄弗諛也，非剝民之肤弗賄也，則毒流四海，填委沟壑，而困窮之民无所控告。犹栩栩然曰：吾未嘗有損于民，士大夫吮之以為利，而嫁禍于我以為名。相激相詆，挾上以誅逐清流，而天下箝口結舌，視其敗而无敢言。漢、唐、宋之浸敗而浸亡，皆此由也。其能禁此矣，則虽有奪攘之禍，而民不被其災。故司馬纂曹潛移于上而天下不知。勿曰

防之于此，失之于彼，魏之立法无裨于敗亡也。

二

魏从陈羣之議，置州郡中正，以九品进退人才，行之百年，至隋而始易，其于选举之道，所失亦多矣。人之所以得其姓名与于中正之品藻者鮮也，非名誉弗聞也，非华族弗与延誉也。故晉宋以後，虽有英才勤劳于国，而非华族之有名誉者，謂之寒人，不得与于荐紳之选。其于公天爵于天下，而奖斯人以同善之道，殊相背戾，而帝王公天下之心泯矣。

然且行之六代而未尝不收人才之用，則抑有道

焉。人之皆可为善者，性也；其有必不可使为善者，习也。习之于人大矣，耳限于所闻，则夺其天聪；目限于所见，则夺其天明；父兄熏之于能言能动之始，乡党姻亚导之于知好知恶之年，一移其耳目心思，而泰山不见，雷霆不闻，非不欲见与闻也，投以所未见未闻，则惊为不可至，而忽为不足容心也。故曰：「习与性成。」成性而严师益友不能劝勉，醲赏重罚不能匡正矣。

是以古之为法，士之子恆为士，农之子恆为农，非绝农人之子于天性之外也。虽欲引之于善，而瞠瞶久蔽，不信上之有日，且必以白昼秉烛为取明之具，圣人

亦无如此习焉何也。故曰：「民可使由之，不可使知之。」不可使知矣，欲滌除而拂拭之，違人之习，殆于拂人之性，而惡能哉？則斬取之華胄之子，清流之士，以品隲而進退之，亦未甚為過也。父母者，乾坤也，即以命人之性者也；師友交遊者，臭味也，即以发人之情者也；見聞行习者，造化也，即以移人之氣體者也。知此，則于是以求材焉，有所溢，有所漏，然而鮮矣。

唐之舉進士也，不以一日之詩賦，而以名望之吹噓，虽改九品中正之制，犹其遺意焉。宋以後，糊名易書，以求之于声寂影絕之內，而此意殆絕。然而學校之造

士也。夙而倡，仇隸卒之子弟，必禁錮之，則固天之所限，而人莫能或亂者。伊尹之耕，傳說之筑，膠鬲之賈，託以隱耳。豈草野倨侮，市井錐刀之中，德色父而詬誶母者，有令人哉？

三

以先主紹漢而系之正統者，爲漢惜也；存高帝誅暴秦，光武討逆莽之功德，君臨已久，而不忍其亡也。若先主，則惡足以當此哉？

光武之始起也，即正討莽之義，而誓死以挫王邑，王尋百万之衆于昆陽，及更始之必不可爲君而後自

立，正大而无慚于祖考也。而先主异是。其始起也，依公
孫瓚，依陶謙，以与人爭战，既不与于誅卓之謀，抑未尝
念袁紹、曹操之且篡，而思扑之以存刘氏，董承受衣帶
之詔，奉之起兵，乃分荆得益而忘之矣。曹操王魏，已亦
王汉中矣；曹丕称帝，已亦帝矣；献帝未死而发其丧，盖
亦利曹丕之弑而已，可为名矣；費詩陈大义以諫而左
迁矣，是岂誓不与賊俱生而力为高帝爭血食者哉？

承統以後，为人子孙，則亡吾国者，吾不共戴天之
讎也。以苻登之孤弱，犹足以一逞，而先主无一矢之加
于曹氏。即位三月，急举伐吳之师，孙权一驃騎將軍荆

州牧耳，未敢代漢以王，而急修關羽之怨，淫兵以逞，豈祖宗百世之讎，不敵一將之私忿乎？先主之志見矣，乘時以自王而已矣。

故為漢而存先主者，史氏之厚也。若先主，則固不可以當此也。羿篡四十載而夏復興，莽篡十五年而漢復續，先主而能枕戈寢塊，以與曹丕爭生死，統雖中絕，其又何傷？尸大号于一隅，既殂而後，諸葛有祁山之舉，非先主之能急此也。司馬溫公曰：「不能紀其世數。」非也。世數虽足以紀，先主其能為漢帝之子孙乎？

四

談君臣之交者，竟曰先主之于諸葛。伐吳之舉，諸葛公曰：「孝直若在，必能制主上東行。」公之志能尽行于先主乎？悲哉！公之大节苦心，不見諒于当时，而徒以志决身殒，遺恨終古。宗澤咏杜甫之詩而悲惋以死，有以也夫！

公之心，必欲存漢者也，必欲灭曹者也。不交吳，則內掣于吳而北伐不振。此心也，独子敬知之耳。孙权尚可相諒，而先主之志异也。夫先主亦始欲自强，終欲自王，雄心不戢，与关羽相得耳。故其信公也，不如信羽，而

且不如孙权之信子瑜也。疑公交吳之深，而并疑其与子瑜之合，使公果与子瑜合而有裨于汉之社稷，固可勿疑也，而况其用吳之深心，勿容妄揣也哉！先主不死，吳禍不息，祁山之軍不得而出也。迨猱亭敗矣，先主殂矣，國之精銳尽于夷陵，老將如趙雲与公志合者亡矣，公收疲敝之余民，承愚暗之冲主，以向北方，而事无可为矣。公故曰：「鞠躬尽瘁，死而後已。」唯忘身以遂志，而成敗固不能自必也。

向令先主以篤信羽者信公，听趙雲之言，輟东征之駕，乘曹丕初篡，人心未固之时，連吳好以問中原，力

尚全，氣尚銳，雖漢運已衰，何至使英雄之血不洒于許，
雖而徒流于獠亭乎？公曰：「漢賊不兩立。」悲哉其言之
也！若先主，則固非有宗社存亡之戚也，強之哭者不涕，
公其如先主何哉！

張良遇高帝而志伸，宗澤遇高宗而志沮，公也，子
房也，汝霖也，懷深情而不易以告人，一也，而成敗異，公
懷心而不能言，誠千秋之遺憾與！

五

楊顥之諫諸葛公曰：「為治有體，上下不可相侵。」
大哉言矣！公謝之，其沒也哀之，而不能從，亦必有故矣。

公之言曰：「寧靜可以致遠。」則非好爲煩苛以競長而自敝者也。

先主之初微矣，虽有英雄之姿，而无袁、曹之权藉，屡挫屡奔，而客处于荆州，望不隆，而士之归之也寡。及其分荆据益，曹氏之势已盛，曹操又能用人而尽其才，人爭归之，蜀所得收罗以为己用者，江、湘、巴、蜀之士耳。楚之士輕，蜀之士躁，虽若費禕、蔣琬之誉动当时，而能如鍾繇、杜畿、崔琰、陈羣、高柔、賈逵、陈矯者，亡有也。軍不治而唯公治之，民不理而唯公理之，政不平而唯公平之，財不足而唯公足之，任李严而严乱其紀，任馬謖而

謾敗其功，公不得已，而察察于紆微，以為訐謨大猷之累，豈有已乎？

夫大有為于天下者，必下有人而上有君。而公之託身先主也，非信先主之可為少康、光武也，恥與荀彧、郭嘉見役于曹氏，以先主方授衣帶之詔，義所可從而依之也。上非再造之君，下无分猷之士，孤行其志焉耳。向令龐統、法正不即于殒亡，徐庶、崔州平未成乖散，先主推心置腹，使關羽之傲，李严之險，无得間焉，領袖羣才，各效其用，公亦何用此營營為也？公之泣楊顥也，盖自悼也。